

帝锦

下

DUJIN 沐非◎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
权位之争，谋略之术，谁让女人
顶天立地？

帝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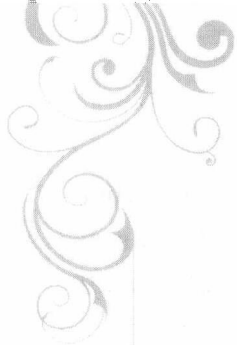
DUN 沐非◎著

河南美術出版社

目 录

第二十三章○参商	二五三
第二十四章○贵人	二六三
第二十五章○惊鸿	二六九
第二十六章○暗流	二七九
第二十七章○玉碎	二八八
第二十八章○陈瑾	三〇一
第二十九章○皇后	三一六
第三十章○池裂	三二七
第三十一章○涉险	三三九
第三十二章○心念	三五二
第三十三章○秘辛	三六三

第三十四章	○ 骗局	三七三
第三十五章	○ 坦言	三八五
第三十六章	○ 蜀王	四〇一
第三十七章	○ 季馨	四〇七
第三十八章	○ 朝谒	四二〇
第三十九章	○ 事败	四五一
第四十章	○ 宫变	四六四
第四十一章	○ 锦渊	四七七
番外 一	○ 风起	四九六
番外 二	○ 云帆	四九九
番外 三	○ 馨香	五〇二



第二十三章·参商

知我者寥寥，不知我者滔滔……
日后只要想到有你这一句，再也
没什么烦恼了。

宫中，凝滞许久的寂静终于被打破了，皇后自收到那封捷报起，神色就变幻不定，却终于化为一道欣悦微笑，扬声命道：“万岁南征大捷，着明发邸报，昭告天下！”

于是宫中上下便一团喜气锦簇，妃嫔们素净的服色为之一新，满眼望去都是流光溢彩。

皇后在宫中设宴庆贺，酒过三巡后，她揉了揉眉间倦色，停杯不饮，只是含笑看着阶下的宫乐。

王美人自小就服侍她，是个极有眼色的，一眼瞥见了，于是笑道：“娘娘日理万机，又日日牵挂万岁，也着实累了，今日我们搅扰这一顿，又劳您费心，眼看天色已晚，我等也该告退了。”

皇后笑着对众人道：“论理本该留你们畅谈竟夜，可我精力不济，又怕拘束了你们，与其如此，不如改日再叙。”

于是遣人各加赏赐，其间言语体恤，温情厚意，自不必说。

待回到后殿，她面色僵冷了下来，散了发髻，独自披衣而坐。

双鹤祥瑞双烛把殿中照得明灿，却更衬得她形单影只。

她百无聊赖地看着奏折，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，眼前浮现的，只是皇帝冷峻英贵的面庞。

“连徐婴华那小妮子都可以光明正大地跑到他身边去，而我，身为中宫，却不得不恪尽职责，被羁绊在京中，跟这些臣子斗智置气。”

她在灯下心中暗自嗟叹，心中不无哀怨。

“他在那千里之遥，也不知是什么光景？”

她随即想到捷报上的内容，面容越发森然。

“真是岂有此理，云家的小子轻松地攻下金陵，皇帝却要面对强悍神秘的水师，智者虽然心中有数，天下人却要怎么看待这一对君臣？”

她想起无知的愚夫愚妇会带着不屑谈起皇帝，又将把云时夸上云端，心中不禁杀机顿起。

“不能再留着他了！简直是养虎为患……”

她心意已决，手下用力，竟将狼毫重重地掷在桌脚，弄得墨汁淋漓。

那浓黑的液体往下滴答，映入她眼中的，却好似是鲜血的色泽。

正要命人来收拾，却听到殿外脚步慌急，好似出了什么大事。

“娘娘……”琳儿又是急，又是气，踉跄着到了门前，喘息着说道，“不得了了，老公爷府上出事了！”

皇后听了这一句，惊得手中的狼毫都跌落在地，抬头喝道：“这般模样做什么，沉住气，慢慢说！”

“是……”

琳儿吃她这一喝，气喘声渐渐平复，接过宫人奉上的茶，也顾不得仪态，灌了一口，带着哭腔道：“云州那边，老公爷府上昨夜被人放了一把火，几处主宅都烧了个精光！”

她口中的老公爷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皇后的父亲，如今的陇西公方凌远。

皇后听着这不吉的消息，惊得黛眉都微微发颤，她急切地道：“家中尊长呢？他们如今怎样了？”

“老公爷和夫人都平安无恙……他们受了些惊吓，已经搬到偏院去了。”

皇后这才舒了一口气，眼中却闪过一道怅然若失的光芒，瞥了一眼琳儿，冷笑着数落道：“不成器的东西，这样惊慌失措地做什么，我方家的下人，就是这般气度吗？”

琳儿心急火燎地来报这消息，原本想博个忠贞护主的名声，却没成想碰了这个冷钉子，一时讪讪，面上也没什么光彩。

不多时，西侧殿也传出呜咽的哭声，却是方宛晴也接了禀报，在自己院中闹个不休。

皇后面露不耐，想着亲族的面子，便将她唤过来安慰，却没成想，方宛晴因着父亲被火灼伤严重，将发髻散乱开来，胡乱撕着绢帕，恨恨道：“方家难道招了祝融不成？三番两次地走水，弄得合家不宁。”

皇后听着这话，只觉得一阵火气从心头涌出，越想越觉得是指桑骂槐，却偏偏找不到什么话来指摘，只是沉着脸道：“什么祝融，你说话须要检点！”

她想息事宁人，这么含糊训诫，方宛晴却好似寻到了由头，哽咽着伏在桌上大哭，一头珠钗翡翠坠下，叮叮当当好不热闹，道：“如今这世道，只有敢做的，却没有敢说的，可怜我那一对父母，白白替人当了灾。”

皇后的面色煞白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极度的愤怒。

方宛晴没见到她这可怕的目光，因着心中悲伤，半是撒泼，半是装疯卖傻，那话也越发刻薄：“那些寻仇的贼子统统都瞎了眼哪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寻那不相干之人的晦气作甚……可怜我一家无辜哪！”

皇后心下豁亮，明明已是冷怒至极，却偏偏装做好耐性好风度。她把玩着如意金柄，蓦然抬头望去，曼声笑道：“妹妹的意思，是家中有什么人得罪了厉害仇家，所以才牵连了你一家无辜，是吗？”

“臣妾不敢如此作想……可这么突兀的一把火，难道是上天降下的？”

方宛晴被她那冷冷一眼瞥去，不知怎的，心中只觉得发麻，连哭泣声都小了下来，口中却仍不甘不愿地嘀咕着。

“好一个上天降下！”

皇后怒极而笑，只听咣当一声，竟是将那黄玉镶金柄的龙凤如意掼在地上，顿时碎玉横飞，吓得殿外的侍女都小声惊呼起来。

“你给我听着！上天要是惩罚我方家，慢说是走水，就是被雷劈电打，也能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皇后森冷的声音在殿中回响，好似闪电从苍穹之中现出。

“无论是天罚还是寻仇，都短不了族中哪家……什么一家无辜，真要我说明白吗？”

她轻蔑地瞥了方宛晴一眼，见她面色惨白，摇摇欲坠，越发快意地放低了声音，道：“少恶心人了，你父亲在通州的账户是怎么回事？那几座多出的庄子又是怎么回事？趁着我还不想追究，赶紧给我滚回去闭门思过是正经！”

最后一句一出，方宛晴顿时气馁，方才兴师问罪的念头顿时冰消瓦解。她心中愤愤，暗念道：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但愿那寻仇的再找上你们父女……

她涨红了脸，咬着牙，浓黑的眼睫下，一双斜飞的凤眼往死里刺了皇后一眼，恨不能把她从那珠帘玉座间拖下——大家走着瞧！

皇后怡然一笑，端茶送客道：“来人，送方婕妤回去！”

目送着几个健妇半押解地送走了方宛晴，她连冷笑都收了起来，暗忖道：这一家子都颇不安分，这么上蹿下跳的……

想到这次纵火，她心中又是一紧：到底是谁做的呢？

“皇上……”宝锦望着皇帝久违的身影，不禁红了眼圈，哽咽着喊道。

着了冰苍云锦的身影，比前些日子更为消瘦，面容也略带出些憔悴，却更加冷峻慑人。

她望着这般憔悴的模样，心中涌出一道莫名的酸涩，好似是歉疚。

为了挑起云时和皇帝的互相猜忌，她早就定下这个“主弱臣强”之计，让皇帝面对天朝水师的强攻，却让云时长驱而入金陵。

换言之，即使皇帝再英明，他也将遭到重挫。

如今眼看着他满身风霜，眼角都带着淡淡的疲惫，宝锦心里却是咯噔一声，带出些痛来。

“你平安无事，总算是这几日唯一的好消息了。”

皇帝有些忘情地上前，淡淡一句，关切之意，溢于言表。

云时在旁听着，只觉得芒刺在背。他上前参见，皇帝却笑容和煦，深深地道：“你很好。”

云时正待再说，却听皇帝冷声道：“那一对狼狈为奸的兄妹何在？”

月光从殿外遥遥而入，被粗暴地推跪在地的女子挽了挽残破的裙裾，微微昂起头来。

雪白的肌肤从缝隙中隐隐可见，长发纷乱地垂落在裸露的长腿上，乌黑柔顺，仿佛是月光与夜色织成的斗篷。

“妾……唐国琅瓊，见过万岁。”

声音也在颤抖似的，黑沉沉的瞳孔仿佛幽潭，深不见底——那是说不出的凄婉神韵。

皇帝不为所动，冷笑一声道：“郡主大名我早有耳闻！”

琅瓊听他语气不善，心知他已听过那“乱伦”的谬谈。她果断地抬起头，雪白的脖颈线条优美。

“人言可畏，妾也无话可说。”

说话间，殿外隐隐传来急切的呼喊，仿佛是谁要硬闯进来，又有人高声斥骂着。是皇兄的声音！

琅瓊的脸色一变，皇帝抱胸冷笑道：“唐王如此在意郡主，真是兄妹情深！”

琅瓊再无退路，一咬牙，抬起头道：“我素闻陛下乃是明君，今日一见，不过如此！”

“你大胆！”一旁的云时沉声斥道。

“陛下妄听偏信，言下之意，是妾身与亲兄长有逆伦之行……若真是如此，这又是什么？”

她猛地捋起罗袖，雪白玉臂上嫣红一点，显得晶莹剔透。

是守宫砂！

皇帝与云时一齐愣住了。

她凄凉的笑声回荡在殿中，久久不散：“我兄妹二人自小失亲，相依为命，这唐王的宝座不知受多少叔伯的覬觐，他们不知编派出多少耸人听闻的事，说得如此不堪……”

宝锦在旁冷眼观望，见她哭得梨花带雨、肝肠寸断，又听她说得如此恳切，心中暗道厉害。

琅瓊这话说得滴水不漏，却是真假参半。

她自付智谋无双，一直给唐王陈瑾出谋划策，可算是南唐真正的决策者，兄妹俩彼此信重，出入内闱而不禁，这才有了兄妹暧昧乱伦的传言。

她如今巧舌如簧，倒是把所有事情推得一干二净。

果然皇帝面色稍霁，却又皱眉道：“朕的宫宴之上，那些毒门刺客，听说乃是你网罗而来……”

他声音凜然，想起那一次的凶险，至今仍是余怒未消。

“确实是妾身所为。”琅瓊居然供认不讳。

趁着皇帝的剑眉没有凝聚起怒气，她婉转说道：“妾为南唐之人，自会为国家鞠躬尽瘁，所谓各为其主，万岁若要问罪，妾身只有领下。”

好一招以退为进！

宝锦几乎要鼓掌称赞了。

“这且不说，你又派人来凿船绑人，将朕身边的人挟持而去。”

皇帝看了一眼宝锦，见她气色尚好，并没有受什么为难，这才稍稍敛了怒气。

琅瓊美眸幽怨，望着宝锦和皇帝两人，禁不住又红了眼圈。

宝锦轻叹一声，虽然不愿，也只能勉强笑道：“郡主先前是有胁迫之心，不过她后来与我畅谈，也觉得万岁乃是天命所归，抵抗是毫无意义的——她待我以上宾之礼，我也没吃什么苦。”

皇帝冷哼一声，只觉得一阵懊丧——面对这哭哭啼啼的柔弱女子，原先蓄积的盛怒，全然无法发出，犹如一道铁拳打在软蓬蓬的棉花上，空荡荡的不着力。

杀了这纤弱低泣的女子，还是……

他正在沉思，却听宝锦扑哧一笑，在沉重的气氛下，显得非常突兀。

“琅缳姐姐生得这么美，万岁就不要太过计较了——反正我也没受伤，不如，由姐姐给万岁吹奏一曲，权当赔罪如何？”

云时一听这话，急忙使眼色制止——今日阶前问罪，并非私怨，而是国事，玉染贸然插嘴，实在太不知进退了！

果然皇帝面色一沉，冷冷地瞥了她一眼，喝道：“这里没你什么事，退下！”

宝锦盈盈大眼中露出难堪的泫然，水汽蒙蒙，咬唇不语，衿衽转身而去。

“你会吹笛？”

皇帝的声音听不出喜怒，在空阶碎琼的宫阙中恍如一梦。

“略懂一二。”

琅缳的声音空濛清幽，仿佛从山涧中而来，又仿佛瑟缩发颤。

“罢了……那你去教司坊吧！”皇帝却没有令她吹奏，他的眼角都仿佛染上了倦色，轻挥袍袖，漫不经心地说道。

云时于是建议道：“万岁多日疲倦，还是早些歇息吧！”

金陵陷落，自唐王之下，尽数被擒。

陈瑾率宗室大臣百余人，白衣散发，跪于阙下请降。

皇帝于明德楼上受礼，赦众人性命后，令尽数随军北迁，顿时哭声四起。

唐国后宫之中，已是宫破人散，所有的姬妾嫔娥，全数被羁押幽禁，倒是徐婕好和宝锦暂时盘桓于此。

琅缳经过层层禀报，终于见到了宝锦。

绣楼之上，流蕙湘绣辉映，柔美旖旎，乃是神仙香闺，梦中幻境。

“宝锦殿下，真是好清闲哪……我这绣楼小榭，不知能不能入你的法眼？”

宝锦含笑而立：“郡主这是在怪我了？”

她看了眼琅缳眼底的不安，继续道：“那日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我可是向万岁举荐了你的才艺，可他是个榆木疙瘩，不懂得怜香惜玉，我又能如何呢？”

琅缳听她说得诙谐，不禁轻轻一笑，绝美笑容随即化为狠戾：“殿下可是答应助我入宫的！”

“圣意如此，我又能怎样呢？”宝锦无奈地劝解道，“幸好天无绝人之路，到京城后，我们再慢慢从长计议——教司坊也能接近皇帝，我不就是从那里调来的吗？”

琅缳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：“希望殿下言而有信。”

“我知道……不然你就要把我的身份捅出去，来个玉石俱焚。”宝锦轻巧地摇着绣扇，上面的红宝坠饰熠熠闪烁，“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的，郡主就请放心吧！”

“如此，就拜托殿下了……”

美人翩然而去，只遗下暗香渺渺。

一旁服侍的季馨不禁担忧道：“殿下，这是养虎为患啊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宝锦沉静地端坐，眼中光芒一盛：“我直截了当地向皇帝推荐，看似是在帮助琅瓊，可依着皇帝的脾气，越是过程平淡的，他越是意兴阑珊，所以他根本没有召幸琅瓊——你以为我真会把这煞星妖女弄到御前去？”

季馨一愣，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“殿下对皇帝的性子摸得透彻，实在是厉害！”

“厉害不厉害，还要看将来——若不将这隐患除去，今后更是举步维艰。”宝锦面有忧色，沉沉答道。

皇后这一阵气性很是不好，她对下人素来恩恤，就是再大的脾气，冷冷瞥一眼，叫人汗流浹背，也就撂开手了。

唯其如此，却有人私下窃议，宁可挨一顿板子，也不愿被她盯上一眼。

寓意平安的瓷茶盏宛如莲花，在纤纤玉指中绽放。

“你是说……那个‘东西’，居然凭空不见了？”

平淡清漠的声音，却仿佛九天之上的天雷，凝而不发，惹得人心无限惊悚。

何远的鬓角掉下一滴汗，偷眼看见皇后唇边那一道冷笑，于是俯首更低，不敢再抬头。

他刚刚接到江州那边的消息——火灾之后，族中清点事物，却发现皇后名下的密室被撬，有一个物件不翼而飞了。

皇后心中惊疑不定，洁白尖利的指甲几乎要刺入金丝楠木的扶手中，她道：“好得很哪，一场祝融之灾，却居然有这样的内幕……我们统统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了！”

“微臣马上派人封锁附近州县，逐户清查！”何远惶恐地急道，擦着额头上不住冒出的冷汗，心中暗暗叫苦。

方家乃是皇亲外戚，非比寻常，主宅中央也有内廷的青曜卫守护，如今出了这等事，他也难辞其咎。

“对方所谋非常，早就飞遁而去，挨家挨户搜查，也不能找到什么，只是平白扰民罢了！”皇后沉吟片刻，终究不甘心地说道。

何远见她如此，耷着胆子，试探地问道：“微臣斗胆，想问娘娘，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模样？”

长久的死寂，皇后低头无语，殿中的空气好似凝滞。

直到何远跪得膝盖发酸，才听到耳边飘来一缕清音：“是一个黑匣子，大约有这么大……”皇后比画着说道，却终究顾忌着什么，没有说出其中之物。

“此事我不欲广为人知，你要外松内紧地继续搜寻，查到线索，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取回来！”

皇后的声音带着杀伐决断的铿锵冰冷，何远磕头道：“微臣一定尽心！”

“你办事虽然偶有偏差，但还是信得过的……你去吧！”

皇后微微叹道：“如今真是千头万绪，按下葫芦起了瓢，竟不让我有一刻消停……万岁马上凯旋，又要一片忙乱。”

她想起自己的丈夫，心中一阵欣慰，然而又想起那千里追随的徐婕妤，顿时黯淡下来，再想起皇帝为了她的泪颦楚楚，居然对自己严词训诫，心中又是一痛。

她掩饰似的理了理鬓发，绞缠在指尖的，竟有一丝半截灰白。她心中酸楚，却仍是姿态端严，低声缓缓地吩咐着。

晨光透过描朱绘紫的鲛纱，照入这空寂的殿中，何远忽然觉得那玉座之上的姣美女子，身影带起无边清寂，有着平素没有的软弱感。

他慌忙低下头，不敢再看，只是磕头退出。

清清冷冷的大殿里，只剩下宫裙盛装的皇后，她环视着冷清空寂的周遭，忽然微笑起来。

“真是不可思议啊，我殚精竭虑，所得到的，居然只有这冰冷空旷的一片……”

她的笑声无比悦耳，却居然带起了无尽诡谲，回响在这一殿繁华中，仿佛是一个永不消散的梦魇。

“皇后殚精竭虑，所得到的，不过是椒房空殿而已。”

辰楼主人抿嘴一笑，很是惬意地将匣子盖上，从那缝隙中，隐约仍有珠光射出。

“一啄一饮，自有天定。她种了这个因，就得咽下这个苦果。”

她静坐水边，悠闲而不羁，将匣子交于身后从人，便持起钓竿，水面上一片水波涟漪。

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，染湿了她的素衣，唯独那厚厚的面纱，仍是垂落鬓边，流苏精美，轻轻颤着，看得出是名家手笔。

一条鲤鱼从水中一跃，咬住了钩，金色的鳞光一闪，仿佛是画中的景致。

她并没有收竿，只是静静坐着。雨幕中，她脸侧的线条那么清晰干净，没有悲喜。

龙舟浩浩荡荡凯旋，沿岸的百姓都在为之欢呼——天下一统指日可待，太平富庶的日子仿佛在眼前闪光。

俗话说，宁为太平犬，不做离乱人。庶民的心愿，不过如此简单。

皇帝一行离船登岸，文武百官齐聚谒迎，岸边人家亦焚香悬彩，扶携俯伏。

御驾登岸之时，黑压压一片跪迎，明亮的日光照着皇帝，略微黑瘦了些，那俊朗的剑眉却越发飞扬，他的心情仿佛不错。

但也只是一瞬，当云时率众登岸那一刻，啧啧声四起，然后便是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，有多舌而消息灵通的，已经在绘声绘色地讲起这位白袍儒将千里直袭，取金陵如探囊取物。

皇帝周围的气氛沉凝下来，他静静谛听着辇车外的欢呼声，露出了一道寒薄的冷笑。

宝锦单手托腮，静静地望着他：“万岁为何发笑？”

“朕是在笑吗？”

皇帝瞥了她一眼，笑容越发莫测。

宝锦不禁莞尔，浑不怕死地说道：“当然，而且，笑得很是不善。”

皇帝一怔，随即，笑得仰倒在坐垫上。

良久，他才收敛了笑容，眯起眼，看着帘外的热闹场景。

“你心里一定在想，朕是妒忌自己臣子的才华和功绩，所以才如此不悦。”

他一语道出了众人私下揣测的内容，如此平心静气，倒也雅量非凡。

谁知宝锦微微一笑：“谁若这么认为，那他才是有眼无珠。”

“你这是逢迎，还是安慰？”皇帝无谓地笑道，看到少女佛然恼怒的颜色，这才笑颜笑道，“是朕出言无忌，你继续说吧！”

“万岁与云将军皆是一时俊彦，可惜，你们这一次的运气，却有天壤之别。

“犹如楚汉之争时，项王于巨鹿遭遇强敌，虽是险胜，却已是殊为不易；而刘邦却因关中无人，轻巧地长驱直入——万岁和云将军这一次，却也很是类似。”

宝锦望了他一眼，诚心诚意地道：“可惜世人通常以表象论成败……不过以万岁的豁达心胸，本也不会在意这些愚夫愚妇的误解。”

“这话说得妙。”

皇帝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俊美而冷然的脸上，阴霾已是荡然无存：“原来我是在意这些议论，就成了心胸狭隘之徒，你这顶高帽子，要戴上可真不容易。”

宝锦见他几乎乐不可支，不知怎的，终于舒了一口气，却也暗暗称奇——这一路上他眉宇阴郁，却因自己的一句赞美，立刻舒解了心结。

皇帝收敛了笑容，幽黑的眼眸望着宝锦，仿佛要把她深深镌刻在心中：“知我者寥寥，不知我者滔滔……日后只要想到有你这一句，再也没什么烦难了。”

宝锦心中一震，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什么狡词机变都丢到了九霄云外，连辇车外的欢呼声，也仿佛在耳边消失，天宇之间，只有这深深一眼，以及一句低喃。

她心中一阵纷乱，冥冥之中，却仿佛被甜意充满，满是欣悦和畅快。

在她十九年的岁月里，姐姐的光芒仿佛无处不在，人们敬仰她，爱戴她，憎恨她，却也畏惧她，而小小的宝锦，却仿佛是那皎月下的黯星，无人会在意，更不会有谁因她的一句话而如获至宝，满面都是光彩。

只除了他，眼前的他，与她有夺国杀亲之仇的新帝……

她茫然了，只觉得眼前一阵热流，好似有泪水要夺眶而出，却终究没有。她疲倦地倚在小桌上，淡淡道：“离京城还有很远呢……”

皇帝见她顾左右而言他，以为她是年少害羞，也不在意，顺着她的话意道：“还有大半日的路程，宫中怕是等得不耐烦了……”

他蓦然住口，虽未提起皇后的名字，却也心中一沉，想起那封辞气平淡，却带着幽深入骨冷意的信函，他不禁又头疼起来。

徐氏也算是堂堂婕妤，这么惊惶地长途颠沛到军中，传扬开去，世人也会窃议皇后不能容人……你又何必做得这么绝？

他心中暗叹，却仍不忍对爱妻苛责，只是将这一声叹息吞入胸中，沉声命左右加快速度。

辇车的四轮辘辘作响，在青石长街上轧出深浅痕迹，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驶向九重禁苑，高阙宫墙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，微贱的女俘一个一个地带回来，算怎么回事？”

皇后听到琳儿绘声绘色的述说，并不曾暴怒，只是柳眉微挑，眼中露出几分不以为然的刻薄之色。

“娘娘，皇上还未曾宠幸这南唐郡主，只是将她放入教司坊之中，倒是徐婕妤，这一路随驾伴行，却是宠爱更盛，回京之后，怕是要提她的品级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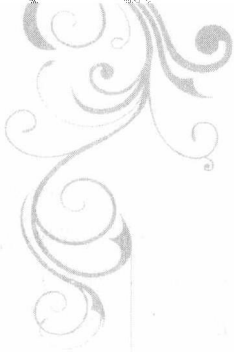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得很哪……”皇后徐徐冷笑，凤眸中冷光熠熠，“云家生的好女儿，一个不成，还有外姓……”

琳儿撇嘴道：“贤妃娘娘这几日身子也见好，敢情是见风就变，姨妈和外甥女两个都精得很呢！”

“思量着皇帝回来，会给她翻案不成？”

皇后一派安然，静坐着观赏池鱼，仿佛要从那五彩斑斓中盯出些什么来：“她以为转机在即，却不成想，在我心目中，她们不过就是这池鱼，想要什么时候抓上岸，只需要一个网兜就好。”

她眸光微闪，仿佛沉溺在什么隐秘的过往中：“有一个人曾说，钓不在鱼，而在乐趣——真是可笑，若不是为了把鱼抓在掌中，又何必空坐河岸？”



第二十四章◎贵人

他什么也不能给你，反而会让你陷入后宫的无穷纷争之中，这般朝三暮四之人，根本不足与你相配！

皇帝抵宫，休整三日后，才重新接过朝政。

这一阵除却一些含沙射影的政争，倒也没什么重要的奏报，偶有变故，皇后也处理得妥帖。她生就的兰心蕙质，见皇帝征途疲累，宫眷也多思慕之情，便在昭阳宫中设下夜宴，既是接风洗尘，也算是合家团聚。

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晴好的傍晚，晚霞点缀着琉璃瓦和朱墙，一丝丝嫩绿的新芽在枝头高飞，朦胧中只觉得妩媚。

一顶顶宫轿络绎而来，宫裙华鬓重重，宫妃们在侍女的搀扶下步步生莲，袅娜如弱柳迎风，笑语嫣然中，一一在默认的席案前坐下。

贴近帝后的一席，奇异而突兀地空着——那是唯一的四妃正位，属于皇帝的侧室云氏。

嫔妃们交换了几个眼色，却默然无语，云贤妃自从巫蛊之事后，深居简出，对皇后的昭阳宫更是退避三舍，这一次她也未必会前来。

皇后凤冠上一颗大珠闪烁，映得她面目姣美动人。她仿佛全无芥蒂，对着皇帝笑道：“云妹妹迟迟未到，可还是在生我的气吗？”

皇帝微微摇头，正想说些什么，却见殿外人影摇曳，说话间，云贤妃携了徐婴华的手，已是缓缓步入。

云贤妃性好素净，虽因欢宴之故，戴了串福寿玛瑙多宝链，但在花团锦簇的美人之中，仍显得十分低调，她手中紧紧挽着的徐婕妤，却是打扮得极为出色。

她着一身淡月云锦，料子上透出的暗纹，却不是常见的鸾凤花草，而是挺秀素雅

的湘竹，在熠熠灯火下，如幻如雾，夜风吹过，仿佛有沙沙声拂耳。

与一般宫裙的迤逦繁丽不同，她衣裙的式样极为简单，只是飘忽而下，乌发也只是用碧玉簪子斜拢住，长长地垂在肩侧——那是极为妙丽的江南少女的风韵。

皇帝打量着这一身装扮，很是欣赏地笑道：“去了一趟江南，婴华倒是把那里的风韵学得十之八九了，比起千篇一律的宫装，确实要显得素洁清雅。”

皇后听了，目光一闪，却没有丝毫酸意，抬头笑道：“可是呢，常言说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徐婕妤出去见识了一回，倒是焕然一新。”

她笑着对众人道：“可被比下去了吧？”

于是众妃一齐低笑，却有人心下有火，面上也显出不自在来。

“徐婕妤可真是有胆有识，这么千里迢迢的，就追着万岁去了江南。”

带着讽刺语气的低语和窃笑，在席间低回传递。

徐婴华淡扫娥眉，微微瞥了一眼这些女子，心下冷笑，面上却越发恭顺：“臣妾先前鲁莽，请娘娘治罪。”

皇后握了她的手，深深叹道：“有你在万岁身边，我才放心许多……只是有一桩，你千万可别再犯——这么孤身几人，就胡乱闯着出宫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可叫我怎么跟云妹妹交代？”

云贤妃在旁含泪听着，一边替她向皇后谢罪，一边却是恨铁不成钢地嗔道：“这丫头像脱缰的野马，随意妄为，若不是万岁跟娘娘包容，有九个她，也粉身碎骨了。”

皇后心中冷笑：明明是你唆使她行这险招，如今却来惺惺作态。

她眉眼带笑，远远望去，这几个花容云鬓的绝代佳人，竟是一团亲热和睦，谁能看出其中的险恶诡谲？

皇帝在旁听着她们妇人絮语，于是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们婆婆妈妈个没完，却还要开宴不要？”

皇后听他提醒，笑嚷着捶了他一记，于是宣布开宴，并率先敬了皇帝一杯，祝词道：“万岁凯旋，又一举拿下金陵，实在是我朝盛事！”

于是阶下莺声燕语，齐齐为上贺，皇后放下酒杯，笑道：“万岁最近疲累，我特地准备了歌舞，若能博您一笑，也算是解乏了。”

她仿佛又想起上次的刺客惊险，微赧着笑道：“大家请都放心，这一次绝不会跑出个刺客了！”

哄然笑声后，丝竹声声而旋，随即在水榭楼台间出现的，乃是着江南服饰的清秀舞女。

“这都是教司坊呈上来的，我看这些孩子也是良家子，所以允许她们在御前表演……”皇后仿佛漫不经心地道。

乐声一起，却不是平日的华贵雍容，而是悠扬清丽的江南暮雨。

小雨细润如酥，草色遥碧似无……

舞伎们水袖翩然，微吟中带着吴侬软语，远远望着，犹如一朵朵苍青色的飞花。

自在飞花轻似梦……

皇帝咀嚼着这诗句，只觉得赏心悦目：“梓童真是费心了……”

“皇上可别说话，继续看下去吧！”皇后轻声笑道，眼睛在阴影里闪闪发光，好似在等待什么。

乐声越发细微，好似这一场春雨逐渐细弱，皇帝以为即将结束，却忽听一声清笛悠扬，仿佛惊蛰之雨现于九天之上，绿意在这一刻染入心中。

一团雪影由昏暗角落翩舞而入，青色舞女们一层层散开，偌大的殿中，只听见玉履轻踏地面的脆响。

那是……

宝锦凝望着那熟悉的身影，平静无波的面上，因惊讶而染上怒色。

琅瓊？

那纤丽袅娜的身影，宛如生生滴入凡间的仙子，粉雕玉琢的双足上缀了玲珑，旋舞之下，玉履声声，九音风鸣，举手投足间，越发显得勾魂摄魄。

她始终是低垂着头，直到一声琵琶急作，如珠玉落地，这才露出庐山真面目。

执金吾卫士齐齐发出低叹，众人也被那艳光逼得一窒，只见那宜喜宜嗔的芙蓉玉颜，竟不胜娇羞地微微一笑。

皇帝只觉得眼前一眩，心中也是一惊——素闻唐国琅瓊郡主风华绝代，如今盛妆之下，果不虚然！

皇后在一旁笑吟吟地看着，低声道：“我听说皇上只将此女一人带回京城，想必是她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所以特地选进宫掖，若是能博你一两分欢颜，也算不枉了。”

她娓娓说来，说不出的体贴温柔，却偏偏带出了一两分的赌气幽怨。皇帝听了出来，不禁在桌下挽了她的手，凑在耳边笑道：“盛名之下，也确是姿色不俗，只是在朕心中，当然是溪边戏水，随即拔剑刺我的皎皎少女，才真是天下第一美人！”

他想及两人初遇的那次，那时她衣衫半遮，雪肌凝玉，眼中却是冷怒燃炽，水光在冷月下飞溅成霰，她铿然拔剑，冰冷的锋芒几乎划破他的咽喉……

他想起陈年旧事，心中不禁一阵歉歉，回首去看皇后，一句“当年险些被你刺个透心凉”还未及说出，却见皇后面上变幻不定，目光幽闪，仿佛沉溺于往事之中。

长而秀丽的眼睫微微颤动着，皇后回过神来，苦笑着掠了一把鬓发，轻描淡写地调侃道：“老了，已经比不得这些年轻人了，皇上敝帚自珍，却也不怕别人笑话……”

他二人私语絮絮，一旁的嫔妃们却相互交换了个眼色，面色凝重之下，却是把眼